



知书达礼
zhishudali 典藏



博学天下

BO XUE TIAN XIA

水浒传

聚义山东，挥戈塞北，千古读此长慨叹。
平定山西，饮马江南，多少青冢向黄昏。



BO XUE TIAN XIA

博学天下

SHUI
HU
ZHUAN

水 浒 传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传 / 崔钟雷主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9.5

(博学天下)

ISBN 978-7-80757-342-5

I. 水… II. 崔…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250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王笠君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水浒传

主 编: 崔钟雷 副主编: 王丽萍 刘 超 张校华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政编码: 13006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210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7-342-5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博学天下

BO XUE TIAN X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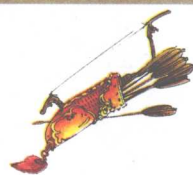
 **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流淌了五千年的文明血脉延续着不朽的中华文化，兴亡更迭的背后铭刻着我们祖先的生生不息。三皇五帝，五霸七雄，魏晋风骨，李杜文章，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生命和智慧共同为我们书写了一部厚重的中华历史。

历史需要文化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全世界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她以悠久而完整的历史为依托，以无数经典著作演绎民族精神，从而使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正是因为人们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延续，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才得以传承和发扬。时至当下，我们在珍视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应该使其继续发扬光大，这既是我们对祖国文化的尊重，同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在漫漫人生路中，追求博学是成就理想的一个目标，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浩瀚书海中，一本好书如同一朵浪花，为成就博学的梦想推波助澜。为此，我们精心编纂了《博学天下》系列丛书，本套丛书包括《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史记》、《成语故事》、《古文观止》、《中华上下五千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十本书，这套丛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不仅能陶冶文学与艺术情操，更能提高广泛阅读的高雅兴趣，相信这套丛书会对大家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目 录

第一回	1	第十回	40
洪太尉误走妖魔		宋公明怒杀阎婆惜	
九纹龙错失书信		小旋风留宿横海郡	
第二回	8	第十一回	43
镇关西为恶被打		阳谷县店主留客	
花和尚酒醉闹寺		景阳冈武松打虎	
第三回	13	第十二回	45
周通醉卧销金帐		潘金莲启窗惹祸	
史进剪径赤松林		西门庆当街迷情	
第四回	16	第十三回	47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王婆贪贿说风情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郓哥遭打闹茶肆	
第五回	19	第十四回	49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王婆计撮西门庆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恶妇毒害武大郎	
第六回	26	第十五回	51
林冲雪夜上梁山		何九叔送丧偷骨	
杨志汴京卖宝刀		武二郎设祭杀嫂	
第七回	32	第十六回	53
北京城杨志斗武		武松醉打蒋门神	
东溪村七星聚义		施恩重霸快活林	
第八回	35	第十七回	59
七星智取生辰纲		武松大闹飞云浦	
双雄计夺二龙山		都监血溅鸳鸯楼	
第九回	38	第十八回	65
林冲并火杀王伦		花荣大闹清风寨	
晁盖被尊领梁山		秦明夜走瓦砾场	



第十九回 69

花荣梁山泊射雁

宋江揭阳岭脱难

第二十回 71

张横夜闹浔阳江

宋江喜逢戴院长

第二十一回 74

浔阳江双雄争斗

琵琶亭宋江送书

第二十二回 76

宋江醉酒吟反诗

戴宗走险传假信

第二十三回 79

梁山泊好汉逞威

白龙庙英雄聚义

第二十四回 81

宋江野村授天书

李逵沂岭杀四虎

第二十五回 86

病关索为义结拜

裴如海因奸被杀

第二十六回 94

杨雄大闹翠屏山

石秀火烧祝家庄

第二十七回 97

宋江一打祝家庄

三娘单捉矮脚虎

第二十八回 100

宋江二打祝家庄

乐和报信母大虫

第二十九回 102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第三十回 104

宋江三打祝家庄

雷横怒杀白秀英

第三十一回 106

朱仝误失小衙内

柴进失陷高唐州

第三十二回 109

高俅兴兵伐梁山

吴用设计赚徐宁

第三十三回 115

宋江大破连环马

众虎同心归水泊

第三十四回 120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第三十五回 124

玉麒麟屈招陷大狱

小旋风正言说蔡福

第三十六回 126

燕青放箭救主人

宋江起兵打北京





第三十七回 130

呼延灼智赚关胜

宋公明计擒索超

第三十八回 133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第三十九回 135

关胜招降水火将

宋江夜打曾头市

第四十回 139

史进身陷东平府

宋江义释二猛将

第四十一回 144

忠义堂上苍授石

梁山泊群英排座

第四十二回 147

李逵夜闹东京城

燕青智扑擎天柱

第四十三回 153

活阎罗偷饮御酒

黑旋风怒骂钦差

第四十四回 155

高大尉征讨梁山

宋公明三败官军

第四十五回 161

梁山分金大买市

宋江全伙受招安

第四十六回 163

宋江奉召破大辽

梁山议请攻方腊

第四十七回 165

宋公明苏州会师

混江龙太湖结义

第四十八回 168

宋江智取苏州城

张顺身死涌金门

第四十九回 170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第五十回 173

宋公明计取乌龙岭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第五十一回 176

宋公明平叛还朝

鲁智深闻信坐化

第五十二回 181

宋江神归蓼儿洼

徽宗梦游梁山泊



水浒传

第一回

洪太尉误走妖魔 九纹龙错失书信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

当时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上朝时官员所居的班次）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如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很多。恳请陛下大赦天下，以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命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减免赋税；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做好事禳灾。不料这一年瘟疫越来越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召集百官商议此事。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范仲淹拜后起身，奏道：“如今瘟疫盛行，生灵涂炭。臣以为，宜速宣嗣汉天师入京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保国佑民。”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拟一道草诏，派钦差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连夜来朝，祈禳瘟疫。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人来到上清宫中。

当时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把洪太尉等人接到三清殿上，又接了诏书，把它放在中间供着。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禀告太尉：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只在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朝廷天子要救万民，除非太尉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可能见到天师。如果心不志诚也可能空走一趟，不能见到天师。”太尉听说便道：“既然如此，依着你说，明天一早我就上山。”当晚各自歇息。

第二天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斋供。请太尉起来。洪太尉香汤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众人把他送到后山，指给他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

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道家敬奉的最高天神）宝号，纵步上山来。约莫走过了几个山头，二三里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只见一阵风起，松树后跳出一只吊睛白额的老虎。洪太尉吃了一惊，那老虎对着洪太尉大吼一声，却向后山跑了。洪太尉早已吓得缩成一团，半晌方回过神来，提起香炉，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出不过三五十步，却见一条大蛇盘在路上，吓得洪太尉魂飞魄散，不料那蛇看了看洪太尉，却往山下一溜，不见了。洪太尉刚爬起来，拿了香炉，正欲继续上山，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传来一阵笛声，渐渐近了。太尉定睛看时，只见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笑吟吟地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俺么？”道童不

理睬地，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在这里，莫非要见天师吗？”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清早我在草庵中服侍天师，听天师说：‘仁宗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来到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道教中道士设坛念经，向最高的天神祈福消灾），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时想是去了，不在庵中。”太尉再问道：“你不是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吩咐他，已定是了。”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到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见到天师了吗？”太尉说道：“我只看见松树旁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往山这边走来。我便问他：‘你从哪里来？认得俺么？’他道：‘已都知了。’说天师吩咐，早晨乘鹤驾云到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等到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做完了。”太尉听见真人这样说，方才放心。

第二天，众人吃过早饭以后，真人道众和提点执事等人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跟随着，从方丈步行出来，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宫前宫后，观赏许多景致。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定睛看去，乃是一所殿宇，门上交叉着十数道封皮，牌额上写着四个金字：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这是什么地方？”真人答道：“此乃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洪太尉听了十分好奇，说：“把

殿门打开，我看看魔王什么模样？”真人三番五次回禀说：“不可开殿，恐怕走脱了魔王。”奈何洪太尉定要观看，真人等只得让几个火工道人

揭了封皮，推开殿门。太尉命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照时，只见一个石碑，上书四个

大字：遇洪而开。洪太尉看了大喜

道：“遇洪而开！分明是让我开！”真人慌忙劝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怕有害，使人受伤，不方便观看。”太尉哪里肯听。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才把石龟掘起来。又掘下去，约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洪太





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苦劝道：“不可掘动！”太尉哪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的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响声过后，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冲出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在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惊得洪太尉不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问道：“走了的是什么妖魔？”

真人对洪太尉说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零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把他们镇在此处。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直冒，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带领众道人送走了洪太尉一行人，就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碑。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就驾崩了，因没有太子，传位给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祖皇帝之孙，立帝号为英宗。英宗在位四年，传位给太子神宗天子。神宗在位一十八年，传位给太子哲宗皇帝。那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只好刺枪使棒，气毬（古代踢的球，外包皮革，内充羽毛）踢得很好，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成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精通诗书词赋；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的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宋代低级娱乐场所），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到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不许东京城里人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可施，只得去投靠淮西临淮州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在他家一住三年。后来哲宗天子到南郊祈禳，感得风调雨顺，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临淮州遇赦，思乡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对无官职的富豪的尊称）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盘缠，推荐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士。

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背上包裹，离开了临淮州，迤迤回到东京，一直来到金梁桥下董将士家，送了这封书。董将士接见高俅，看了柳世权的来书，当时只得留他在家宿歇，每天供给高俅好酒食。高俅住了十数日，董将士取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转荐给小苏学士。那小苏学士知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又写书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这太尉是哲宗皇帝的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驰书送这高俅来，十分高兴。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住在王都太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吩咐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是个聪明俊俏人物。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请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坐在对席相陪。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端王拿起狮子，爱不释手的看了一会儿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喜欢，便说道：“还有一个

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用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打发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太尉钧旨，捧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了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指宦官），相伴着踢气球。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不着，那球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什么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差遣，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

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定要他踢几脚气球，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彩。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球好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他在宫中过了一夜。次日，端王安排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到宫中赴宴。

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思间，只见次日门子报道：“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入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让他留在宫中服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二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

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未到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徽宗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徽宗对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过半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且说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改正，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缺一员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王进已有病状，如今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人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给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只有一个老母。牌头（牌军的头目或衙役的首领）对教头王进说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你染患在家。高殿帅焦躁，哪里肯信，定要拿你，教头只得去走一趟。”

王进听完，只得带病前来。进了殿帅府，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就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你如何敢小看我，不服俺点



视！你倚仗谁的势力，推病在家安闲快乐！”高殿帅喝令左右，命拿下王进，“给我加力打！”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一同说道：“今日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暂时饶过他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的无理，明日再和你算账！”

王进谢了罪，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王进叹口气道：“俺的性命如今难保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是东京帮闲的圆社（球社）高二。以前他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不能起床，因此结仇。他今日发迹，做了殿帅府太尉，正想要报仇，不想我正属他管。”王进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痛哭。王进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的是。儿子寻思，也认为这种做法好。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曾经多次到京师，爱儿子使枪棒的极多。



何不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的地方，足可安身立命。”娘儿两个商议定了。王进亲自去备了马，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驼（装有粮的布袋，可搭在牲口脊背两侧）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把家中粗重的器物都弃了，锁上前后门，挑了担，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往延安府来。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从离了东京，在路上免不了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在路上行了一个多月。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跟在娘的马后，来到一座庄前，敲了很长时间门，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向他施礼。庄客问明来意，便进去通报庄主太公，说有人来借宿。那年近六旬的太公亲自出来，问清了王进昏晚来此的原因。就命庄客安排酒菜让王进母子吃了，随即起身，引王进母子到客房中安歇。王进谢了，挑那担到客房里来。庄客点上灯火，一面提汤来洗了脚。太公自回里面去了。王进母子二人谢了庄客，掩上房门，收拾歇息。

第二天天晓，王进母子尚未起来。庄主太公从客房前过，听得王进母子在房中叫唤。太公问道：“客官睡过了头儿，应该起来了。”王进听了，慌忙出房来，向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来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非常不当。”太公问道：“何人如此叫唤？”王进道：“实不敢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疼病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叫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取药来，给你老母亲吃。叫她放心，慢慢地歇息。”王进谢了。

话休絮繁。自此王进母子两个，在太公庄上歇息。住了五七日，王进觉得母亲病好了，收拾东西要行。当日王进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赤裸着胳膊，刺着一身青龙，约有十八九岁，



拿条棒在那里使(耍)。王进看了很长时间,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后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俺的本事!俺有七八个有名的师父传授武艺,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比试枪棒功夫吗?”话音未落,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怎耐这小子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难道会使枪棒?”王进道:“颇晓得些。敢问长上,这

后生是宅上的什么人?”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史进。”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

点拨(指点)他棒法如何?”太公道:“既然如此,十分好。”便

让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哪里肯拜,心中怒道:“阿爹休听这小子胡说!若他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小官人,咱们比试棒法如何?”那后生在空地上,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对王进说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王进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

在手里,来到空地上,摆个架势。那后生看了一眼,拿条棒径奔王进。只一合,王进便将那后生打倒在地,挣扎不起。王进连忙撇下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后生爬了起来,便去旁边拿条凳子,让王进坐,便拜道:“我曾请了很多教师传授武艺,原来这些教师都武艺不精。师父,没办法,只得向你请教。”

太公大喜,叫那后生穿了衣裳,三人一同来后堂坐下。太公叫庄客杀一个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四个人坐定,一面把盏,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说道:“师父武艺如此高强,必是个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王进笑道:“实不相瞒,小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先父得罪了高太尉,如今被他寻事报复,我母子二人只得逃离东京。得遇你父子如此看待,无可报答。若令郎愿学,小人全力奉教,重新点拨他。”太公见说了,便道:“我儿,可知输了,快来再拜师父。”那后生又拜了王进。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便唤做史家村,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汉的儿子从小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恁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请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臂胸膛共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也好。”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小人教了令郎再去。”自当日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



话说这史进每日在庄上管待王教头母子二人，得王进指教武艺。不在话下。

前后半年之上，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从新学得十分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自思：“在此虽好，只是不能长久。”一日想起来，告辞要上延安府去。史进和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筵席送行。次日，王进收拾了担，备了马，母子二人相辞史太公、史进。王进请娘乘了马，望延安府进发。

不说王进去投军役，只说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只是练功，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不到半年，史太公染患在床，数日不起。史进使人请医士看治，不能治愈，没过多久，史太公去世了。史家自此无人操持家业，史进又不肯务农，只顾找人较量枪棒。

自史太公死后，又过了三四个月。时当六月中旬，天气正热。那一日，史进无可消遣，拿个交床，坐在打麦场边柳树下乘凉。只见猎户李吉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史进喝问他为何不来庄上卖野味。李吉道：“如今少华山上有一伙强人，大王唤做神机军师朱武，另两个是跳涧虎陈达和白花蛇杨春。三人在此山上打家劫舍，因此没有人敢去打猎。”史进这才让他离去。之后，史进便叫人去请这村中庄户来，设下酒宴，约定打梆子为号，与众人一起保卫村子，不让少华山上强人来抢劫。众人答应了。当晚众人谢酒，各自回家准备器械。

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坐定商议。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虽无本事，广有谋略。朱武与陈达、杨春说道：“如今华阴县里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捉我们。诚恐来时，我们要与他厮杀。只是山寨钱粮欠少，如何不去劫掠些来，以供山寨之用？”跳涧虎陈达道：“说的是。如今便去华阴县里先问他借粮，看他如何。”杨春道：“哥哥不知，去华阴县必从史家庄过，那个九纹龙史进十分了得，他必不肯放我们过去，不如去打蒲城县，万无一失。”朱武也道：“我也曾听说九纹龙史进十分英雄，兄弟休去吧！”陈达道：“你两个闭了鸟嘴，那史进也不是三头六臂，我怕他什么？”遂不听二人劝谏，点了一百四五十个小喽啰(lóu luó)，下山望史家村去了。

且说史进听庄客报知此事，令人敲起梆子来。三四百史家庄户听得梆子响，一齐到史家庄上。史进披挂整齐了，绰刀上马，带领人马直到村北路口摆开阵式。正迎着陈达，二员将在马上相见，话不数句便举刀相向。交手没几合，史进卖个破绽(故意失手)，赚得陈达撞入怀中。史进轻舒猿臂，将陈达摘离雕鞍，生擒过来。史进叫庄客将陈达绑缚起来。陈达手下小喽啰见状一哄都散了。

休说史家村众人欢喜饮酒。却说朱武、杨春两个正在寨里狐疑不定，只见有跟去的小喽啰奔回寨中，将交锋之事备细说了一遍。朱武便和杨春商议了一条苦肉计，随后下山去见史进。见了史进，朱武和杨春便跪地请缚，表示要与陈达共存亡。史进见人们如此义气，便答应放了陈达。朱武三人大喜。当时史进令人放开陈达，就后厅上置酒设席，管待三人。酒罢，三人谢了史进，回山去了。

却说朱武三人回到寨中，备了些礼物送给史进，史进也回了礼。自此史进常常与朱武三人往来。

史进与少华山朱武、陈达、杨春三人义气相投，交往日密。光阴荏苒(rěn rǎn)，时遇八月中秋到来。史进要和陈达等三人说话，约他们于十五夜来庄上赏月饮酒，遣庄客王四去少华山上送信。王四讨了回书，不料下山时因醉酒丢了回书，被猎户李吉拾得回书，消息因此不胫而走。

不觉中秋节至，这一日天气晴朗。当日史进吩咐家中庄客宰了一只肥羊，杀了百十个鸡鹅，准备下酒食筵宴。

只说少华山上朱武、陈达、杨春三个头领，吩咐小喽啰看守寨栅，只带三五个做伴，提了朴刀，各携口腰刀，不骑鞍马，步行下山，一直来到史家庄上。史进接着，各自叙了礼，请入后园，庄内已安排下筵宴。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坐，史进在对席相陪，便叫庄客把前后庄门拴了。

史进正和三个头领在后园饮酒，赏玩中秋，说些闲话。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火把乱明。史进大惊，跳起身来，吩咐道：“三位贤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庄客不要开门，掇条梯子，上墙一看时，只见华阴县县尉在马上，引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士兵，围住庄院。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

水浒传

第二回

镇关西为恶被打 花和尚酒醉闹寺

且说史进上梯子问道：“二位都头何故到此？”那两个都头答道：“大郎，你兀自赖哩。现有原告人李吉在这里。”史进喝道：“李吉，你如何诬告平人？”李吉应道：“我在林子里拾得王四的回书，一时间拿在县前看，因此事发。”史进大骂王四。三个头领把手指道：“且答应外面。”史进会意，在梯子上叫道：“你两个都头都权退一步，我自绑缚出来解官请赏。”那两个都头却怕史进，只得答应。史进下了梯子，将王四带进后园杀了。喝令许多庄客，把庄里的细软等物收拾了。庄里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把庄后草屋点着。外面见里面火起，都奔来后面看。且说史进就中堂又放起火来，大开了庄门，杀将出来。史进当头，朱武、杨春在中，陈达在后，和小喽啰并庄客，一冲一撞，指东杀西。史进正迎着两个都头并李吉。李吉正要回身，却被史进斩做两段。两个都头正待走时，被陈达、杨春赶上，结果了两人性命。县尉惊得跑马回去了。众士兵各自逃散了。史进引着一行人，且杀且走，都到少华山上寨内。朱武等到寨中，忙命小喽啰杀牛宰马，贺喜饮宴，不在话下。

过了几日，史进开言对朱武等说道：“我的师父王教头，在





关西经略府勾当(任职为官),今来家私庄院废尽,我如今要去寻他。”朱武等送下山来,和史进相别,然后自回山寨去了。

只说史进提了朴刀,望延安府路上来。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史进打听得这里有经略府,便入城来看王教头是否在此。史进寻得一间茶坊,点了茶坐了。史进问茶博士经略府的所在,是否有个教头叫王进。茶博士说前面就是经略府,里面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那个是王进。话犹未了,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走进茶坊里。史进看他时,是个军官模样。

那人入到茶坊里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个提辖就可以。”史进忙起身向那人施礼,与那人互通了姓名,才知道那提辖是鲁达。鲁达久闻史进姓名,又听说他来找师父王进,便连忙还礼,说道:“王教头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指种彦)处勾当,不在这里。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说着,挽了史进的手,便出茶坊来。行了三五十步,史进又在街上遇到自己开手的师父打虎将李忠,他正在那里使枪棒卖药。鲁提辖便邀请他同去。李忠只道卖了药就来。鲁达便轰走众人。李忠见鲁达凶猛,只得和他们前去。

三人上到潘家酒楼上,拣个济楚阁儿坐下。鲁提辖叫酒保上了酒菜。三个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说得入港,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听得,慌忙上来看时,见鲁提辖气愤愤地对他道:“你也须认识洒家,却为什么让什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搅俺弟兄们喝酒。洒家(宋代陕西、甘肃一带人的自称)须不曾少了你酒钱。”酒保道:“官人息怒。这个哭的,是绰酒座儿唱的父子两人,不知官人们在此喝酒,一时间自苦了啼哭。”鲁提辖道:“可是作怪,你与我唤他们前来。”

不多时,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和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来到面前。那妇人拭着泪眼,向前来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那老儿也都相见了。鲁达问道:“你两个是哪里人家?为什么啼哭?”那妇人便道:“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不想亲眷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父子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姿色,便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下,又无钱还他。没计奈何,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羞辱,因此啼哭。望乞官人恕罪。”鲁提辖又问他们名姓,谁是镇关西。老儿答道:“老汉姓金,排行第二。孩儿小字翠莲。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老汉父子两个,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鲁达听了道:“呸!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流氓无赖),却原来这等欺负人。”便要去打死那厮。史进、李忠两个三番五次劝得他住。鲁达这里问史进借了银子,交与金老,吩咐道:“你父子两个拿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敢留你!”金老和女儿拜谢去了。这里三人又吃了一回酒,便散了。

再说金老得了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子，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房钱，算清了柴米钱，只等来日天明。次日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高声叫道：“店小二，哪里是金老歇处？”小二哥道：“金公，提辖在此寻你。”金老开了房门，便道：“提辖官人里面请坐。”鲁达道：“坐什么！你去便去，等什么！”金老引了女儿，挑了担，作谢提辖，便待出门，被店小二拦住。鲁达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昨夜都算还了。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你放这老儿还乡去。”那店小二哪里肯放。鲁达大怒，只一拳，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两个牙齿。店主人哪里敢出来拦他。金老父子两个，忙忙离了店中，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子去了。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估计金公去远了，方才起身，径投状元桥来。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我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臊（sào）子（细碎的肉）。”郑屠殷勤招呼了，便叫人去切。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道：“说的是，小人自切便了。”便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只得远远的立住在房檐下望。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了，道：“提辖，叫人送去？”鲁达道：“送什么！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臊子。”郑屠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也细细地切做臊子，把荷叶来包了。郑屠道：“着人与提辖拿了，送将府里去。”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骨剁做臊子。”郑屠笑道：“却不是特意来消遣（戏弄）我。”鲁达听罢，

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睁眼看着郑屠说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过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郑屠大怒，从肉案上

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望小腹上只一脚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

入一步，踏住胸脯，扑地只一拳，正打在郑屠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就眼眶际眉梢又是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两边

